



14
1911
158



門
號 1911
卷 715



陽明先生雜著書

五候圖敘

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五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氣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

雜著書

卷之十五

早編 大學 國粹
昭 36. 7. 5 庚
藏 書

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者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乾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雷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蟴雨蝻蝻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鸛鶴來巢則書凡目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

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侯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若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

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眾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為賢乎繇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呂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為之敘而不辭也

人作此必說絜說候即極精詳亦止一篇七政應耳先生從此繪圖者發論便且一篇大文章讀之規頌兼備

送宗伯喬白巖序

陶云另開機局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

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自無改觀耳無改

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

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

鳩焉研眾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

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

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

字分寸有所未盡之辭也

商云此眉獨用留爭以為正文地

三

陶云乃井三者而

遠矣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
一之精前作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
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
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
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一專也精則
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
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
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
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

陶云是
見夷是
岩逸聲
天而氣
遠

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
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議論正大文章冠冕

於斯理冰雪澄朗面面朗瑩故輕放重取無不裂金石而出
雲天其本領在未有文字之先 陶評

別張常甫序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辨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

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壽湯雲谷序

宏治壬戌春某酉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稟陽休玉宸感洞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予之眉間慘然猶有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旣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

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尙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子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稿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干干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

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怨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嚙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尙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

雜著書 卷之十五
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倣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另有振醒洗刷最妙

道德五千言之精 陸許

文山別集序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采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迹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泣然泣下裂臂扼腕思發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

吾之忠於其君者啟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
繇以及人乎思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
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
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斯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
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
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
歲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
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時而不忘乎與人爲善
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

斯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
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
之序無媿辭耳矣

文先生不過自敘其平生之所經歷當國喪身死之日又何
所後人之集其書哉集成於後人之慕先生者也文成推原
先生之意提醒爲人臣者忠君愛國之心覺千載之下凜凜
有生氣先生亦當以文成爲知己矣

贈周瑩歸省敘

永康周瑩德純官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
 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
 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
 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
 里而來謁口予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
 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
 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
 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

有焉州

元采然探入

立云節以此

陶云看
先生倫
益字交

陶云將
長知二
守指點
得如此
不雖然

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
 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
 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
 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
 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
 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
 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
 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
 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

陶云忽又改册

陶云乃一王字衍之

與古今
第一開
論手眼

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
已抑堂繇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
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觀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
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
子之再見

迎機指點無異夜半傳鉢

贈林典卿歸省敘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
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
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
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
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敝精力而莫究其緒焉
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焉
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
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

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敝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贊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論之

送別省吾林都憲敘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力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則知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宜

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効之民以先之報聞眾咸爲省又檢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違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競稍有忠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摑公然爲之

字轉

會不以爲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

天下之不治繇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繇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繇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白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周密道理耐人諷讀其妙只在開閣二字 陶評

贈陸清伯歸省敘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適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

進也矣清伯白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闔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優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熾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

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繇分也可無愴乎

入道者自視若不足視人若有餘是日進機括反是則日退矣

送南元善入覲敘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叵奸元慙窟據根盤良
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
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
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
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
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口民亦非
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因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
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

啟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開然疑恠以駭曰是迂闇之
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天之爲元
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然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
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
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壘壘焉越月踰時誠感
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
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
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
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

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
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言之嚴父也慈母
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
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
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豈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
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
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
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
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眾皆嘿然

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脫落疑謗力行實政國備所以稱惠南公有焉必真實有志聖賢學問見得內重外輕方能行此

別梁日孚敘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蹇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故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目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

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賴停舟見子始與之語移時而別
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
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
笑而不應莫不慕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
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
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
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
喪心者乎方其昏迷蹟亂起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
是也比遇良以沃之以清泠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

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
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
哂唁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
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
而日孚居然以待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
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
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繇之而至而日孚出於
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於賴三月其母使人來
謂日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益交以是勸

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子曰
 其然故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
 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吾子務醒其心毋
 往湯火荆棘之為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
 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
 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
 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
 近之矣

日孚與重羅石同一

機括先生許羅石曰大勇許日孚口近之未有不勇而能近者二子皆間道矣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敘

宏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過南濠子都元
 敬於吳門遂偕之入元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邱凡相從旬
 有五日子與南濠子為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
 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子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
 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罔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
 焉倏而目駭焉亡子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
 道者歟胡為乎色之不存子而德之子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
 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

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
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
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
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
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
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
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
離形迹遺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迹形骸而求之其
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

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
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
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同慕而予不
取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
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敘

高平縣志敘

响云 則照作 意籍字作胃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尙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宏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

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采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逾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敘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

速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上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非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凌弱眾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

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繇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小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敘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凡志邑者不過述其山川紀其物產表其風俗美其人才以相誇耀而已從此立義卽揚厲甚工亦淡然無味惟從白起坑卒一事發端歸咎於諸侯之去其籍方見邑志大有關係筆下有以隱戢奸雄兼并僭竊之志此等意見議論非文人所可及

卽不去其籍而天下無道必至凌弱暴寡六經未變而治亂相尋非以籍之有無也卽如長平之治否在有治人耳不然則邑志雖無恙而長平豈長治哉此論近迂先生之言皆令後人心死此序難得其妙處

陶評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
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唯道之行否爲欣戚利其身故懷
士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
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
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
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
睹日月山獐海獠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
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士人之所

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目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唯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其視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

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邪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

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卽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與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烜之聲竒緯之績久於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羅履素詩集序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譏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

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采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
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
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剛迹者而去取之其
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
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
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
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
先必有以聞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
也世之君子也不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竊未

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
氏之文獻繫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
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基由進
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而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
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一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
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
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
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饑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
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尊者狡
而痛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
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
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
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一滌蕩剗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

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
登天姥入雁蕩步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予胥之
忠謹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
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
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
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
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
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
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

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宏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唯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

以部屬來典試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干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

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與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

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用意精切語言傾瀉陶評

重刻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人之與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定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原之資錢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

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
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
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
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夫工於舉業
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
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
第而進者類多徇私謀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

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
未當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
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
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
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
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
 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
 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
 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剪孔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
 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
 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
 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大夫不務誠

精解

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童望於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眾望翕然執政忌

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
權勢若將晚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
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
必反覆規諭務盡啟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
不敢盤於遊田上爲罷遊講罷當召所幸廣成之曰今日講官
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
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
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八事雖忤權倖
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

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間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
洵洵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震怒有旨召公
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眾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
亂本不除天下何繇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詰塞
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
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家
宰焦眾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
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
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繇是類從寬

釋瑾銜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秦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媿阿議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

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爾瑾便伺公無所得且擲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粵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相而不滯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尙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克養既久

晰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
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
有也宥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
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
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
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妄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
所寓也亦性之所繇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礫於澄
淵則明礫於濁水則昏礫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
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

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
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
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
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
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歿時嘉
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加禮
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
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
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

自為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於弱奇而不涉於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陶云立
願之骨

王休昌國墓誌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休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鮒鮒以夜出涼風至而立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樂不踰旬蔓草薶而益繁鳴臬虺蝮遍天下而

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傲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元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

因稽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適曰吾墮黜吾昔而遊心高元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眎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念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爲非邪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壘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織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

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爲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

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記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專者目爲好異柳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邱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

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
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
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客至於毀家不則以為儉其親也

不肖孤則何費之敢斬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
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為也者
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
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
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
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
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為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
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為之識曰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

是故君子耻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裨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愧矣

外郎澄之兄曰津

今之志墓者鋪張揚厲幾以泉臺爲頌德之場觀此亦可知愧矣

節庵方公墓表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去從其妻
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
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
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
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乃雖
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頑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
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
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殖其

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而翁既老口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大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壘壘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遠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其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

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蓐斷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乘人夫其心交爲於利以相騙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眾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賦有契也吾於是

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宮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麗配朱氏孺人有賢行蓋合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庵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聖人之道推求有益於民生日用而已故以得道者視之則農工商賈無非至道自是趨於富貴利達始只知尊士而薄農工商賈此表不獨可以表節庵亦可以醒世

此即先生拔本塞源論意

陶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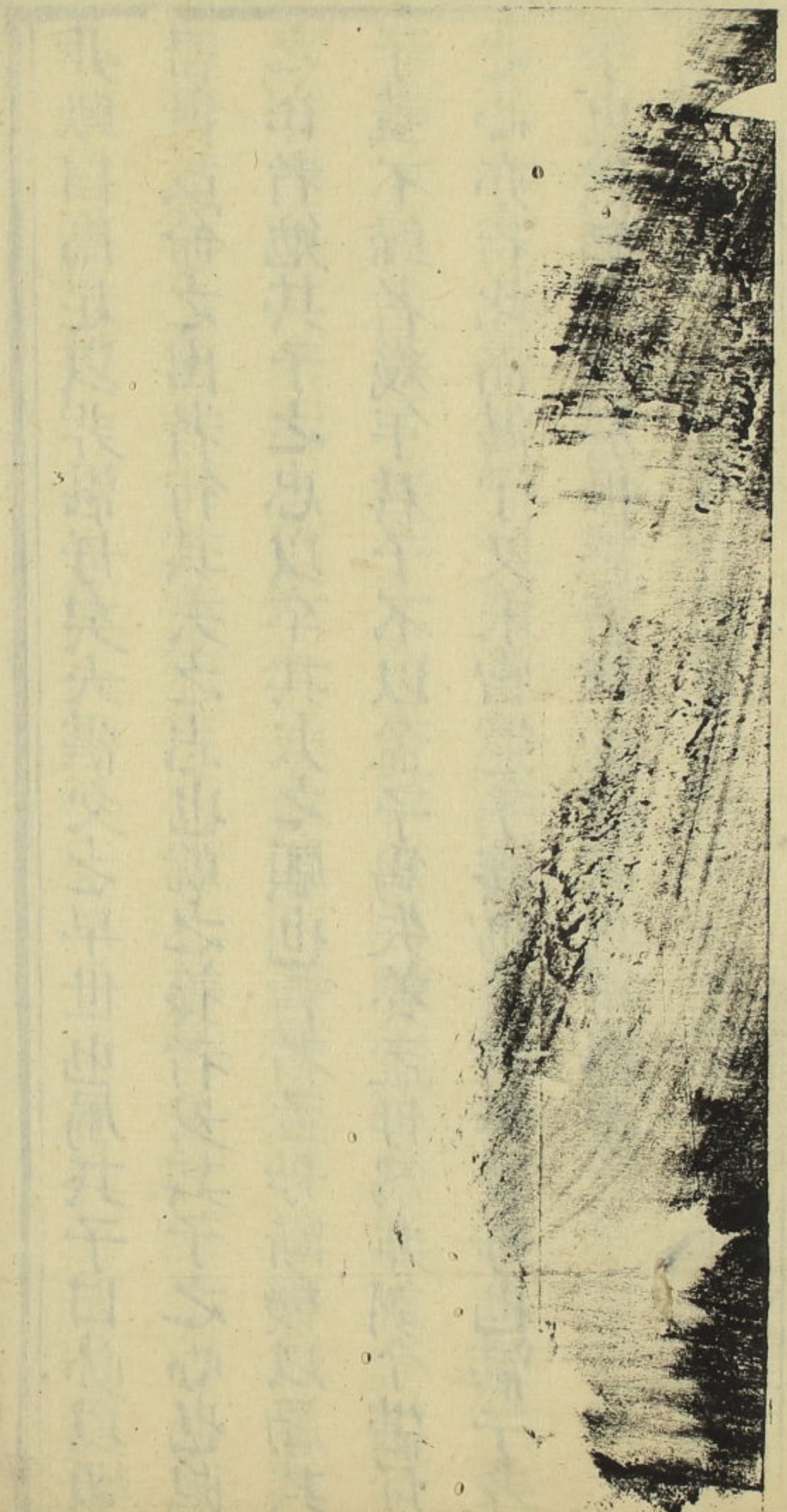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銘者為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閭也不亦貞乎績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為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

陶云禮記謚文子筆意

縞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真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歆歆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

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征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答方叔賢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
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
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
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
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
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
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
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硯硫苦砒

系著書
卷之十五
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芪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
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
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
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
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
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
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
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壞千萬鑒恕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
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
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悞
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
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
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
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
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

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懼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嚙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

頓首以謝

得霍幼受古文於 先祖父心中獨契此文至今讀之猶覺
心魄悸動其感人之深如此

與安宣慰

某得罪朝廷而來陶云落筆身分正大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魅則其所宜

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仿者然省愆陶云是守禮亦是遠嫌

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遂臣之禮也陶云益見身分使君不以

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陶云未嘗

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不在人情中使之以

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鞞

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陶云身

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却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

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鶩悉受如來數其諸

陶云在世情上為之安頓分十一不虛

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

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其自謙也以禮以分而道在其中其稱宣慰也只以世情與

之無一字之頌譽何等氣象巖巖且安氏強悍土司將作不

靖匪人難比見機知微潛身避諂之道亦即在其中

陶評

再與安宣慰

三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
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
廷制庭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
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
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
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
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
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

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
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
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
才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
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思寵祿位顧
病欲以何爲使君爲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
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
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
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并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

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
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
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
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以心不與... 言... 今日... 士... 人... 山...

三與安宣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
 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
 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
 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
 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既
 邇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
 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
 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

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事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狖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

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

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字字是先生兵書字字是先生仁術

陶評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

寄楊遂庵閣老

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大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媿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况先君素

云養氣則筆氣自出不勞學也

明云實到第四

行者字正

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不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
胸云又中一層在內
 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
 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
 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二世之士而
 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
 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
 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
 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
 述無次

寄楊遂庵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
 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
 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
 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
 得專操舟之權而憤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
 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
 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
 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與夫唯身在天下之禍然

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日風濤顛沛變起不測眾方惶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眾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馬周論晉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心情之而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定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之而安社稷則不啻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

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唯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

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鑒沈愜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禍字其指劉瑾乎陶評

龍場生問答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臣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逾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

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

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破於几席桂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破於几席桂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先生龍場之謫出於害已者之謀故假問答以志遠不忘君之意故曰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與怨尤者自不同

論元年春王正月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子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

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歷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美狄橫諸侯強皆不復知右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六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

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索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以是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設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

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陶云所謂竊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至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海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

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

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有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皇明周洪謨著周正辯其援引證據更博更確當與此參看蓋正月與正朔不同一爲歷官紀月之首一爲史官紀事之

首其論九精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
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
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
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
盈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温温恭人允爲基德
堂堂張也難與爲仁車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
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
其輕惟黽焉而時敏乃闡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問老佛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謂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與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者至於老子則孔子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與夫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則誠非道矣比後世貪冒無耻放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此

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
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爲兼愛爲我其亦在所闕乎抑將
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
矣不知佛老之外尙有可患焉者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
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
吾甚耻之故願諸君之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
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智愚賢不

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由起與然則
天下之攻異端亦先明吾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
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彼亦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
之鬪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爲存養慎獨
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
於天下國家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
爲物猶之水火菽帛不可一日缺焉者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
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之不明苟不過焉卽
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

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豈甚乘於天子乎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氣而示之不用置其心於無所評較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下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舊世而無弊矣然而子

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也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冒進而無耻貪鄙以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而無耻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嗚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顯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皆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旣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

以其肩進如是攻焉彼既有所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亦望望然自攻其弊以
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執事
以攻二氏爲間而生切切於自攻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
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
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朱子闢之於後而豈
復俟子言乎哉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
尹學顏者請遂以二賢之事而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
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
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
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
之至三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
不類於以割烹要之乎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
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
知而孔子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

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與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又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辯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及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而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尙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其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

既以爲君矣又何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不用尙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智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乎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唯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必自有處而愚則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

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臣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言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乎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詢人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暗然而無以爲答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耳其何

以能克已復禮而爲仁乎夫唯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擬議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箠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唯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無所難者是豈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箠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

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已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忤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

不夫時不辭謝不辭而心欲無物休不厭與生無以爲也
 不如此而至於三民不以爲其入於野並天無所爲其
 其欲而得也如前野中而前野也其本道也其本道也

428576

